

走共同富裕的路

—刘秉文的故事—

吴小武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715.8
164

基業

走共同富裕的路

——刘秉文的故事——

吳小武 著

韓心如 插圖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天津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7/8印張 14,000字

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65,000

書號 950 文學 225

定價 (4) 八分

黑龍江省訥河縣翻身村，有个青年叫刘秉文。他家裏一共有五口人，除了爹和媽，还有一个七十多歲的爺爺，和一个六七歲的妹妹。秉文的爹叫刘子厚，原是个貧農，土地改革以後，有了自己的土地，生活才有了着落。他打定主意讓秉文上学讀書，不再像他一样当睜眼睛子。

秉文在本村初小畢業以後，就到老萊鎮高小上学。誰知道到了一九五〇年夏天，他媽死了。家裏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是沒有勞動力的人。光他爹自己，連做飯也顧不上，別說幹莊稼活了，就叫秉文回家。

这可把秉文愁坏了。他本想高小畢業以後，再上中学，將來有了本事，不論当机關幹部，当教員……都比在这北大荒幹一輩子莊稼活强。回了家就全都完了。可是他一想到爹的难处，也不忍心，只好硬着头皮回來。

村裏的人見秉文能寫会算，选他当了行政小組長。党支部書記孟繼信見这孩子能幹，有心要培养他，常常

8.27
和他談話。孟繼信覺得秉文做工作倒還認真，可是成天愁眉苦臉地不知道在轉什麼念頭，就和他談心，問他到底有什麼傷心事。秉文把心裏話全對他說了。孟繼信才知道這小夥子在考慮他的前途問題。就對他說：

“像你這樣下去，自然談不上什麼前途，要是你把眼光放遠一點，往大處想想，可就不一樣啦！前年我到羅北縣，隔着黑龍江，對岸就是蘇聯地方。我站在城頭上瞧着，人家打下的糧食都用大卡車拉，一輛接着一輛，望不到頭尾。再回頭瞧瞧咱們的北大荒，不也都是腳踩得出油來的黑土？不也那麼寬闊無邊？可是只隔着一條江，人家蘇聯是個什麼光景！要是咱們使一把勁，好好照着黨的指示辦事，走合作化的道路，大家組織起來，幹他五年十年，總有一天也會像蘇聯那樣。誰能說在北大荒沒有前途呢？就怕沒眼光，沒志氣！”

秉文聽了這一番話，一連幾天心裏熱辣辣的，開始琢磨怎樣在這北大荒踩出一條通向幸福的道路來。那時候，他家已經參加了互助組。過去，他對互助組的事是不關心的，從此有了變化，組裏開會，他也去了，還常常扛着大鋤，跟着他爹到地裏去幹活。

誰知道剛剛開始剷地，地裏活正緊的時候，互助組組長郭春芳反倒把劉子厚家、劉子厚的女婿倪洪福家、還有劉鳳祥家扔下不管了。劉子厚咬着牙說：“離了互

助組当真就活不成啦？”赌气要單幹。正好在那幾天，倪洪福家塌了牆。倪洪福只好單槍匹馬独自來拾掇。一个人又和泥又鋤草，抹完了一兜泥，还得自己爬下梯子來取。上來下去，一失脚，从梯子上摔下來受了伤。刘子厚只这个女壻，急的牙根發疼。

秉文想：办互助組原就是为了互相帮助，克服困难。怎麼單單在这个骨節眼上，人家反倒把我們扔下不管了呢？他就去問孟繼信。孟繼信說：

“郭春芳自己富裕了，一心想个人冒尖。要是大家都富裕了，他还能冒尖？看样子，他一時也很难回心轉意；加上你爹的脾气，就說郭春芳請他回組，他也不会幹。地裏的活又是一天也就誤不起，不如你們幾家貧困戶另外組織个互助組。”

秉文就說服他爹組織互助組。刘子厚眼看着地裏的草長得比莊稼还快，女壻又躺下了，真要單幹，也实在过不了这一關，心裏也活絡了。加上秉文一勁兒說好說歹，就和他女壻倪洪福，还有刘鳳祥，又串連了趙全福等另外兩戶，組織了个互助組。大家就选秉文当了組長。孟繼信对秉文說：

“这回你可要努力幹，千万別讓郭春芳看笑話。办好办坏，不光是你这幾家的事，現在村裏有些人總想找有車有馬的互助；要是你們这个組办好了，就給大家一

个榜样!”

第二年，村裏新搬來了李万全、李天仲、于瑞福三家。这三家每家只有一个勞動力，一头牛。春耕快結束的時候，这三家的地還沒下一犁。他們就來找秉文想辦法。這時候，秉文他們組裏的地種得差不多了，秉文在組裏一說，第二天就出了兩付大犁。兩天功夫，把三家的地全種上了。这三家又來找秉文，要求長期參加互助組。秉文想：這還有什麼問題，也沒有和組裏的人商量，當下就答應了。誰知道他回到組裏一說，劉子厚第一個反對：

“這可拉幫不起！三家一匹馬也沒有，做活又稀鬆，讓他們參加旁的互助組吧！”

倪洪福也在一邊打邊鼓：

“爹說的不差，人多事難辦，還是咱幾家幹吧！”

劉鳳祥、趙全福幾個也不吭一聲。

秉文着了急，就說：

“郭春芳組裏不是人硬馬硬麼，為什麼光把咱三家甩了？當時咱們急成什麼樣子？才多大功夫，就忘啦？這不是和郭春芳的思想一樣嗎？”

這句話，抓到了他們的痛處，雖說大家心裏不很願意，可也沒話說了。這樣，那三戶就留在組裏了。

組裏人一多，事情也就多了。新入組的李天仲，過



去是个照相的，莊稼活兒不在行，連拿鋤頭也拿的不是地方。你說他不行吧，挑起眼來可比誰都精明。人們一到他地裏幹活，話可多啦，不是誰拉下棵草沒鋤，就是誰碰了苗。人家一到他地裏幹活，他總嫌歇的時間長；他到人家地裏幹活，就嫌歇的時間短，總是不隨他的心。剷地的時候，吃輪家飯，旁人家總是有稀有乾的。他家光是做稀的，人們就用箊籬撈稠的吃。有一回，連做了三頓飯，人們還是嚷肚飢。人們当着李天仲不說什麼，当着秉文可就有話說了：

“当初咱們不要他，你还批評咱們思想有問題。現

在好吧？这样下去，互助組總得散了夥！”

秉文拿李天仲也沒办法。有一回，当着众人，不分青紅皂白，把李天仲訓了一頓。把他訓得一勁兒翻眼白。李天仲倒沒吭气，刘子厚可有了气了，一跺脚走了。回头好把秉文訓了一頓：

“你算是个什麼？沒大沒小的把人家李天仲訓成那个样子！你再敢惹是生非，我非得揍你个半死！”

秉文想：好！到头來都是我的不是！为了办好互助組，忍着吧！誰知道才过了幾天，又出了事，这一回，秉文再也忍不住了。

那時候，組裏还没有实行車、馬评分的制度，誰使了車馬算白使。刘子厚有一輛車，他早就觉得不上算了，老是对秉文嘀咕，秉文可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。这一天，他爹見車軸都磨細了，一生气，就悄悄地把車上的別头針摘下來。第二天刘鳳祥套車去送糞，剛走了幾步，車輪就嘩地掉了，把刘鳳祥摔了个臉朝天。刘鳳祥鑽到車底下，看出了是怎麼回事，就气虎虎地來找秉文：

“你家的車不讓使，說話呀，使这暗計幹什麼？”

別人也都發起牢騷來：

“嫌我們沒車，早說話，我們好另打主意！”

你一句我一句，把秉文說得臉通紅，回去一問他

爹，他爹說：

“我这車不是官車！白使了不算，坏了还得我掏錢修理，沒那宗便宜事！他們不樂意，我退組單幹！”

接二連三的問題，可把秉文苦坏了，常常躲到鄰居趙大嬸家啼哭。好心腸的趙大嬸，也沒有办法，只能陪他掉淚。孟繼信知道了这事，赶忙來劝他：

“革命嘛，就是要克服困难！幹工作，自己首先要堅決，不能動搖。这事好办，上級早就指示要貫徹執行車、馬評分制度了。”

接着，孟繼信就到他們組裏開了会，幫他們訂下了車馬評分制度，訂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制度。區技術推廣站又幫助他們使用了双輪一鐮犁，推廣了追肥、苞米雜交、种子消毒等先進經驗。

这年秋收，全組丰收，每垧地的平均產量大豆八石，小麥二石七，穀子十一石，比去年多打了三分之一，被評为全區模範互助組。

二

接連兩年丰收，刘子厚家的糧食，比哪一年也多，餘糧足有十五六石。刘子厚常常伸手到糧食囤裏，抓出把穀子來，攤在手心裏吹吹。看他的神气，他手裏抓的不是穀子，倒像是把珍珠。槽上拴着三匹桃紅馬，車

棚裏還擱着一輛槐木鋼軸車；秉文娶了媳婦，家裏人手也不缺了。劉子厚心裏另有了小九九：車馬都有了，吃穿也不愁了，到了農忙，有了三匹馬，不愁換不到人工；再僱上幾個短工，搞起來不比互助組強？又清閒，又自在。怕就怕秉文不幹，他就打定主意要把秉文支使開。

快過九月九，劉子厚到城裏去了一趟，託他連襟在鐵路上給秉文找了個工作，回來就對秉文說：

“可給你找了個好工作！少說一個月也得給你開二十來塊錢的餉，工作也清閒。那裏有工人夜校，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生；還有電影院，演的都是有聲五彩片。比起這北大荒來，嘿嘿！”

秉文听了沒言語。劉子厚覺着自己的話打動了兒子的心，越說越有勁。末了，秉文才說：

“讓我琢磨琢磨。”

劉子厚說：“唉！這樣的好事兒，大白天打着燈籠也找不着，你別瞎了心眼兒！”

吃過晚飯，秉文擦了擦嘴就走了。他才出門，劉子厚就覺得苗頭不對：這小崽子一定又是去找孟繼信出主意了。要是孟繼信不讓去，準得砸了鍋！家務事他當支書的也管得着嗎？他越想越有氣，就大聲對隔壁屋裏的兒媳婦說：

“喂！你快去把秉文叫回來，就說他爹快嚥气了！”

秉文媳婦說：“爹！他有什麼錯，回頭再說他，您才出門回來，別氣着了！”

刘子厚說：“廢話！我叫你去你就去！快！”

秉文媳婦說：“他上哪兒啦？”

刘子厚說：“老孟家！差不了！”

果然叫秉文爹料着了。秉文媳婦走到孟繼信家門口，正好秉文和孟繼信相隨着出來。只聽見孟繼信對秉文說：

“千萬別吵架！先拖一拖，往後慢慢說服他！”

秉文和他媳婦走到半路，正見刘子厚迎面走來。刘子厚一見他倆，一句話也沒說，緊緊地釘在秉文背後往回走，怕他飛了似的。三個人悶聲不响地走了一路，直到家門口，刘子厚才開口了：

“這一回，你不走也得走，後天就走！”

秉文說：“我又沒說不走嘛！”

秉文想了一天一宿，覺得很辣手。他知道爹的脾氣，他要往東走，你用十匹大驢子大馬也拉不到西邊來。要是硬和他頂撞，頂崩了更難辦。不如想個法子先拖上幾天，再慢慢和他說。靈機一動，有了主意。當下也不再和爹說走不走的話。

後天說到就到。天不亮，刘子厚就起來了，他一面

催着兒媳婦烙餅、炒雞蛋，一面瞅着秉文細鋪蓋捲。吃過飯，他就出去套車，把鋪蓋捲擱到大車上，就在場裏蹲着，好留個空子讓小兩口說個體己話。

秉文爹心想：唉！這一回兒子總算听了話。本來，當爹的還能讓兒子上當？你在外邊做事，工作又輕鬆，又乾淨，你掙了錢寄回家來，我又不花你的，積攢下個數目，給你置幾垧地，買幾匹馬，我兩腿一直，这不都是你的嘛？

劉子厚在院裏等了半天，也不見兒子出來。回屋裏一看，秉文蒙着被子在炕上躺着呢。他吃了一驚，忙問：

“怎麼啦？”

秉文媳婦說：“他病了！”

劉子厚伸手摸了摸秉文的頭，摸了一手冷汗，忙問秉文是什麼病？秉文說：

“八成是傷寒病，腦袋疼，身上發冷……”說着就支撐着坐了起來，軟軟地說：

“咱們上車站吧！”

劉子厚忙扶着把秉文放倒了。他在炕沿上坐了一會兒，低着頭，蹣手蹣腳地走了。

過了兩天，秉文病好了。他媳婦笑着問他：

“你这傷寒病好的真快！”

秉文一手捂住嘴，一手指了指外屋，意思是說：不要聲張，別讓爹聽見了。

秉文上鐵路工作的事，也就這樣擱下了。沒把秉文支使開，劉子厚還是心不死，剛巧組裏核算車馬工資的時候，劉子厚硬是要一個半人工換一個馬工，秉文沒聽，硬作主張把馬工價壓到一個人工換一個馬工結了賬。劉子厚就和秉文吵了一架。劉子厚就問秉文：

“你當家還是我當家？”

秉文說：“不管誰當家，都得按政策辦事，不能仗着有幾匹馬就剝削人！”

劉子厚聽不得“剝削”不“剝削”的字眼，氣的一句話也沒說，扭頭就走了。

劉子厚左思右想，覺得非得把這小子支使開才不礙手腳，就悄悄地到老萊供銷合作社，託人給秉文找了個工作。回來剛一說，秉文還是不願意去。劉子厚把兒子、兒媳婦叫到跟前，氣呼呼地說：

“我也是入土半截的人了，犯不着跟你們成天生閒氣。你們的羽毛乾了，翅膀也硬了，用不着我這個老頭兒啦！咱們把話說明白：從今天起，咱們一家一灶，你們挪個地方。互助組是你們的家，我這兒盛不下你們了。”

他說了這話，急急忙忙回到自己屋裏，伸着指頭入

到糧食囤裏，在穀子堆上歪歪扭扭地劃了個記號，對着外屋秉文兩口子說：

“我這糧食你們一粒也甭想吃，我的柴禾你們半截也甭想動，有本事，自己去找吃飯的地方！”他說着，騰騰騰地走了。

過去劉子厚也不斷生閒氣，可是哪怕他火氣多旺，噉着嘴過幾天也就忘了。秉文以為這回鬧鬧也就算了，誰知道下午他正盛着飯，劉子厚劈手奪了他的碗，冷冷地瞅了他一眼，只顧自己大口大口吃起來。秉文媳婦忍着淚拾掇了碗筷，也就賭氣回了娘家。

這一回可把秉文氣急了，那幾天孟繼信恰好到縣裏受訓去了，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。他想：好，走就走！我一個高小生什麼不能幹？一賭氣，當真到老萊供銷合作社去了。

到了老萊供銷合作社，秉文愈想愈後悔。幾年來，他為了互助組，熬過夜，流過汗，掉過淚，眼看着互助組克服了多少困難，才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，扔下走了，可真不是滋味。

這一天，他正在老萊街上走，碰見了區委書記老李同志。老李第一句話就問他互助組的事。秉文不知道該說什麼好，半天，才吞吞吐吐地說：

“我到供銷社工作來了！”

老李忙問：“誰叫你來的？”

秉文說：“我爹。”

老李說：“那你自己的意見呢？”

老李這一問，問的秉文低下頭來。老李一見他這模樣，就說：

“你先考慮考慮，改日咱們找個時間談談。”

秉文覺得很委屈，只怪自己軟弱。就在上月，區裏召開互助組長聯席會，討論推廣肇源縣豐產經驗的問題。他第一個站起來，代表他們互助組，向全區互助組挑戰，還提出好些保證條件。當時還听得旁邊有人說：“到底是青年——堅決！”散會以後，老李還對他說：“你們互助組的發展方向正確，能依靠貧農。再進一步，就可以建社了。困難自然還很多，好在你是個青年，不會向困難低頭！”這些話他都記得清清楚楚。今天怎麼怕爹生氣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？他覺得对不起黨，对不起互助組裏的夥伴，也对不起自己！他又一想：馬上回去，又顯得自己真是個小孩子了……心裏七上八下，不知道該怎麼辦好。

接着，村裏的人也一個接連一個來找秉文。先是劉鳳祥，對他說，听劉子厚的口氣，開春要退組單幹了；組裏數他家車馬齊全，他一退組，別人也都動搖了。還說組裏的人都盼他回去。最後，孟繼信來了。他一見

秉文，先問他知不知道他爹的事？

秉文說：“我聽說他想單幹。”

孟繼信笑嘻嘻地說：

“嘿，他这是为了你呢！他想單槍匹馬闖出條發財的道道來，給你置上幾垧地，買上幾匹馬，再僱上長工……”

秉文听了這話，像是叫馬蜂螫了似的，一下子跳起來，臉也紅了：

“得得得！我也問問你：這是什麼思想？”

孟繼信忙說：“瞧把你急的！難怪你爹把你攆跑了！”他前仰後合地笑了半天，接着說：“這不能怪他，他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了；就說有些小夥子吧，搞互助組，嘴上真堅決，一碰到困難還不是就吓跑了？……”

秉文臉上一紅一白，連看也不敢看孟繼信了。孟繼信還是不慌不忙地說：

“你有你的主意，他也有他的打算！”

“支部書記！那你看我怎麼辦呢？”秉文說話的聲音都有些發抖了。

孟繼信說：“依我看，回去！不過要是沒有決心，沒有勇氣，回去又跑了，不如趁早不回去。你自己考慮考慮吧。供銷社那裏好說，李書記已經告訴人家了。”

還有什麼要考慮的？回頭秉文向供銷合作社的主



任办了交代，当天晚上就挟着个小鋪盖捲兒上了路。他也沒順着大道走，穿过剛收割了的高粱地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奔翻身村。他甚至忘了：在北大荒，秋天的晚上，正是狼羣活動的時候。

秉文回到村裏的時候，已經是半夜了。他先到孟繼信家。孟繼信劝他先到老丈人家去歇一宿，要是老头子又火了，深更半夜連个拉架的也沒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孟繼信先到了刘子厚家。來到門口，只見一屋子是煙，刘子厚正做飯呢。孟繼信就說：

“怎麼守着兒子兒媳婦，还自己做飯？”

刘子厚說：“快別提这小崽子了，人家翅膀硬了，飛了，扔下老子不管了！”